

动力电池产业开启疯狂扩张 低端产能及尾部企业或被淘汰出局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李婷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回暖,动力电池产业开启大举扩张。

2月2日晚间,宁德时代发布公告,拟投资合计290亿元在广东肇庆、四川宜宾、福建宁德建设三个生产基地,预计将增加产能79GWh。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020年12月31日,宁德时代才刚刚宣布了390亿元的扩产计划。

除了宁德时代,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LG、SKI、亿纬锂能、中航锂电等超10家国内外动力电池企业都在加速“跑马圈地”。

产能扩张也意味着新一轮淘汰赛开启,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低端产能则加速被淘汰。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跑马圈地”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头部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但行业结构性过剩一直存在,要避免盲目扩产,必须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才能赢到最后。

“所谓过剩是结构性过剩,其实高端产能供不应求,低端产能无人问津。”有头部动力电池企业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盖世汽车研究院研究员王显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动力电池产业这几年主要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随着头部企业的扩张,低端产能以及相关企业都会逐步出局。

头部企业加速“跑马圈地”

据了解,宁德时代此前已建设5大主要生产基地,包括宁德(湖东/湖西/车厘湾/福鼎)、江苏溧阳、四川宜宾、青海西宁和德国工厂。加上截至2020年底宁德时代所有规划产能,其目前合计规划自有产能合计近400GWh,是2019年底53GWh产能的8倍。此外,宁德时代与各大主机厂合资工厂规划产能合计近100GWh。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曾毓群此前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从2021年开始,全球锂电池市场需求会有明显的提升,但反观供给端,目前全产业链的产能供给增长相对较慢,有效供给不足。

这也是以宁德时代为首的动力电池企业持续扩张产能的主要原因。在宁德时代的带动下,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正在启动新一轮的产能扩张。2月2日晚间,比亚迪抛出了对控股子公司2021年的增资计划,在更早前,长盈精密、恩捷股份、璞泰来等公司均宣布了对外投资计划。

2月3日,亿纬锂能也发布公告称,孙公司亿纬动力香港拟1.28亿美元设惠州亿纬动力以扩大动力电池生产规

模。而几天前,中航锂电江苏4期项目与常州金坛区正式签约,项目新增投资100亿元级,规划建设年产能25GWh。这也标志着中航锂电2021年量产、在建及新建产能突破100GWh。而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GGI)数据显示,中航锂电去年1月份-11月份累计装机电量2.94GWh,同比增长125.46%,仅排在宁德时代、比亚迪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布局国内市场,宁德时代、长城汽车旗下的蜂巢以及中航锂电等也都开始在欧洲建设动力电池工厂。

“头部企业已经开启产能扩张的拉锯战。”王显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短期来看,产能扩张后会有部分出口以及海外建厂,全球扩张也是势在必行。从需求端来看,除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动力电池也在储能市场和5G基站转移,未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头部企业更需要前瞻投资和储备。

产能利用率仅一半?

不过,对于这一轮扩产狂欢,也有部分业内人士持有不同看法。

一名机构投资人就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在此轮扩产潮中不少投资计划是在未来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布局,对于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所有的投资必须以盈利为导向,因而项目的实际推进情况最终是由终端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以头部企业宁德时代为例分析:据其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电池系统全年产能为53GWh,在建产能为22.2GWh,产量47.24GWh,全年产能利用率为89.17%。

而2020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系统产能为28.70GWh,在建产能为18.9GWh,产量15.08GWh,产能利用率只达到了52.50%。

这其中,疫情对正常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去年下半年开始,动力电池的产量逐渐开始上升,并在第四季度并喷,但即便如此,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83.4GWh,同比下降2.3%。

光大证券分析认为,截至2020年末,宁德时代动力电池(非合资产能)约为90GWh至140GWh,而到2021年末,预计产能将达到150GWh至210GWh。

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宁德时代占据国内动力电池市场半壁江山,按照预测的产能下限推算,宁德时代实际产能利用率约在5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发布此次扩产



计划前,2月1日晚间,宁德时代发布了限售即将解禁的消息,公司向高瓴资本等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1.22亿股。上述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5%,将于2月4日解除限售。粗略计算,此次参与定增解禁的投资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受益于宁德时代股价上涨,浮盈达到了约120%。

有市场观点认为,巨量解禁下市场存在一定的压力,而宁德时代在此时抛出扩产计划,客观上对冲了该消息对市场影响,同时主观上也希望给投资者和市场更积极的信号。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宁德时代的投资扩产计划在实际执行时肯定会遵循市场客观规律,而不是盲目激进投入。但其同时表示,一旦头部企业产能利用不足,其他中小企业情况将更为严重,而目前整个行业结构性过剩、产能利用率不足的情况已经出现。

低端产能将被淘汰出局

1月11日,钱江摩托发布公布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钱江锂电”)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通知书》。钱江锂电因资不抵债被申请破产。在此之前,包括沃特玛、环宇电源、遨优电池、湖北猛狮等多家电池企业也因资不抵债而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

实际上,从近几年整个动力电池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头部企业风光无限,但尾部企业一直在洗牌。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实现装机的动力电池企业已从顶峰的200多家减少至不足50家,且TOP10企业的装机占比已达95%。

对此,王显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头部电池企业占据垄断地位,不断扩产,做区域布局,满足畅销产品的供

给。从供给端来讲,高端产品需要的电量巨大。

前几年,在新能源汽车巨额补贴的刺激下,不少企业一拥而上布局动力电池企业。但随着动力电池行业产能和技术的加速升级,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企业陷入困境。

墨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动力电池市场供应紧张和产能过剩的现象并存,我国动力电池整体产能虽已达270GWh至280GWh,但总体产能利用率尚未达到50%,高端优质产能供应不足,低端产品产能订货不足。

业内人士认为,综合市场装机量等情况分析,目前产能与装机量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意味着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盲目扩张背后风险重重。

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适度的规模扩张是企业发展的必要,但保持追求技术先进性才是企业实现良性竞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墨柯则进一步表示,投资计划的最终落地仍然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投资项目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应避免过度炒作。

国信证券研报认为,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数十家电池企业退出,行业龙头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随着补贴退补预期愈发明确,行业尾部企业将加速出清,同时对二三梯队公司能否及时布局新技术路线和新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龙头企业相对优势明显。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专家智库成员张翔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宁德时代接了很多订单,产能不够,所以大规模扩产。但尾部企业的产能过剩,现在电池行业是个垄断高集中的行业,会有一个剧烈的洗牌过程。

王显斌也认为,随着低端产能的退出,部分企业也会出局。对于第二梯队的电池企业来说,未来要么强强联合,要么是被收购。

沪深交易所 建立可转债程序化交易报告机制

■本报记者 张 歆 姜 楠

2月5日,沪深交易所发布《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可转债程序化交易建立报告制度。《通知》自2021年3月29日起施行。

2020年,个别可转债交易较为活跃,价格波动较大,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在活跃可转债的交易中,程序化交易比重持续上升,市场影响不断增强。2020年12月31日,证监会发布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为落实《办法》要求,维护可转债市场正常交易秩序,防范潜在交易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沪深交易所发布《通知》,以建立信息报告制度为核心,明确可转债程序化交易报告管理的相关要求。一是规定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范围,包括会员客户、会员及直接使用交易单元进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等投资者(以下简称其他机构);二是明确报告方式,会员客户应当向接受其交易委托的会员报告,由会员向交易所报告,会员及其他机构直接向交易所报告;三是规定信息报告内容,包括投资者身份、证券账户、资金来源及交易策略等信息;四是要求投资者应当确保报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交易所可以根据自律监管需要,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可转债程序化交易报告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在具体操作中,满足下列情形的投资者应当履行报告义务:一是下单自动化程度高,证券代码、买卖方向、委托数量、委托价格等指令的核心要素以及指令的下达时间均由计算机自动决定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二是指令下达速率快,1天出现10次以上1秒种内10笔以上申报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三是使用自主研发或其他定制软件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四是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需要报

告的情形。使用会员为客户提供的一定自动化功能的客户端软件进行交易的,且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者,无须进行报告。对于“报告的时点有哪些具体要求?”《通知》施行前已经参与可转债程序化交易的,是否需要报告”的问题,沪深交易所表示,会员客户首次进行程序化交易前,应当向接受其交易委托的会员报告,报告后即可进行程序化交易。会员应当核查客户提交的信息,并在3个交易日内向交易所报告。会员和其他机构首次进行可转债程序化交易的,应当提前3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报告。《通知》施行前已经开展可转债程序化交易的投资者应当在《通知》施行后30个交易日内根据《通知》规定完成信息报告。

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投资者身份、证券账户及会员机构等信息。二是资金来源等信息。三是交易策略、软件名称、开发主体等信息。四是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如果出现延迟报告或者未按要求报告的情形,沪深交易所可以根据自律监管需要,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会员及其他机构的可转债程序化交易报告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是对于交易所会员及其他机构,交易所可根据业务规则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二是对于会员客户,会员应履行客户管理责任,督促客户按照《通知》要求进行报告。客户拒绝履行报告义务的,会员可按照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拒绝接受其程序化交易委托。

沪深交易所强调,根据新《证券法》建立可转债程序化交易报告机制,以期提升市场透明度和监管精准度,并为后续全市场推行相关做法积累有益经验。下一步,沪深两所将积极督促各市场参与主体严格落实《通知》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相关工作,维护可转债市场程序化交易秩序,确保可转债市场稳健发展。

投资者今年“第一诉求”出炉: 期望“关键少数”增持表信心

■本报记者 昌校宇

A股市场渐渐进入“年报季”,上市公司业绩“说话”,投资者则借互动平台“喊话”。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投资者今年以来对“关键少数”增持股票“高度关注,并频繁在深交所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两个平台上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或讨论。截至2月5日记者发稿,年内已合计发布相关留言超5000条,话题热度位居榜首。

投资者 关注“关键少数”增持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有一部分投资者对“关键少数”发出“灵魂拷问”,如“作为董事长,为什么不拿出身家增持公司股票?”“作为经营层‘一把手’,不增持公司股票如何表示对公司的忠诚”,此类问题占比约为48%;也有部分投资者质问上市公司,如“请问贵公司董监高增持自家股票是否存在制度障碍,在股价连创新低严重被击穿之际,为何迟迟不见董监高增持?”“请问贵公司是否存在影响公司业绩的重大风险?不然大股东为何要在公司股票暴跌的情况下还不断减持”,此类问题占比约为32%;还有一部分投资者力荐上市公司董监高增持股票,如“目前情况下市值管理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回购和增持,恳请贵司开展回购、董监高增持股票以稳定投资者预期”“建议贵司开展回购或董监高增持股票,提振市场信心”,此类问题占比约为14%(合计不到百分之百,还有少量其他相关提问)。

“近期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自然希望上市公司能够采取积极行动来稳定股价”。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增持股票,通常被市场视为看好公司未来发展且公司当前股价被市场低估的信号,这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进而起到稳定和支撑股价的作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价值投资的难点所在,而对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实际质量,公司董监高往往具有更有全面、准确的信息。故而,“关键少数”增持股票是提升市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信号,而投资者高度关注则是我国股市投资理念日益提升

2020年超四成VC/PE机构募资金额低于1亿元 银行、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场有望注入活水

■本报记者 张志伟 见习记者 张 博

近年来,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包括早期投资、VC/PE)“募资难”问题凸显,中小VC/PE机构面临着严峻挑战。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难”趋势延续,新募集总金额同比下降3.8%,为11971.1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功募集资金的VC/PE机构中,有超四成的中小机构募资金额低于1亿元。

“在募资困难的情况下,流入的资金必然只能在少数头部机构之间分配。中小机构的投资绩效更差,大机构每年还有一些投资项目退出。不过这种情况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IPO加速有所改进。当然这也只是清理一下过去的‘欠账’。”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近三年来,“募资难”一直是股权投资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金额近1.8万亿元,而到了2018年,募资金额大幅下降至13317.41亿元,此后在2019年、2020年募资金额更是连续下降。谈及原因,一方面,LP(有限合伙企业)对市场的信心不足,又遭受多次项目发展不顺利和投资退出困难的打击;另一方面,自《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落地后,多层嵌套和募资通道等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要正确看待股权投资‘募资难’的问题,根本解决路径是改革。”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减少投资限制,完善营商环境,只有实业投资能够得到理想回报,股权投资一级市场(包括创投)才能降低募资难度。我们近半年看到的是二级市场募集火爆的场面,背后原因是这类投资取得了超高收益。”

推动长线资金入场

近日出台的《行动方案》提出,通过

两极分化严重。头部机构能较好地募集到大量资金,而中小机构却面临“募资难”的挑战。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在2020年2000余家成功募集资金的VC/PE机构中,红杉中国、高瓴资本、启明创投等12家头部机构年内完成百亿元募资;但有超四成的新兴、中小机构募资金额低于1亿元。

“在募资困难的情况下,流入的资金必然只能在少数头部机构之间分配。中小机构的投资绩效更差,大机构每年还有一些投资项目退出。不过这种情况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IPO加速有所改进。当然这也只是清理一下过去的‘欠账’。”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近三年来,“募资难”一直是股权投资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金额近1.8万亿元,而到了2018年,募资金额大幅下降至13317.41亿元,此后在2019年、2020年募资金额更是连续下降。谈及原因,一方面,LP(有限合伙企业)对市场的信心不足,又遭受多次项目发展不顺利和投资退出困难的打击;另一方面,自《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落地后,多层嵌套和募资通道等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要正确看待股权投资‘募资难’的问题,根本解决路径是改革。”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减少投资限制,完善营商环境,只有实业投资能够得到理想回报,股权投资一级市场(包括创投)才能降低募资难度。我们近半年看到的是二级市场募集火爆的场面,背后原因是这类投资取得了超高收益。”

推动长线资金入场

近日出台的《行动方案》提出,通过

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行动方案》中多处涉及股权投资行业。具体来看,鼓励银行及银行理财子公司依法依规与符合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机构和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合作;研究完善保险机构投资私募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和债转股的相关政策;提高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的权益投资比例。

事实上,早在2019年10月份,随着《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和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出台,对创投基金及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并豁免了多层嵌套限制,从原则上,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资金允许流入股权投资市场。

而保险资金方面,在去年7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提出了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险资的投资范围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年11月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股权投资支持力度,提升社会直接融资比重。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银行、保险等长线资金的真正入场还有待观察。

“以往,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期限长、风险大、回报不确定性高,因此各大商业银行或其理财子公司、各大保险机构都倾向投资债权类型基金或者短期权益类基金。”深圳中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长期投资——特别是长